

显性参与与隐性失语：社会工作介入下流动家长家校互动的深层探析

褚杰

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摘要：随着流动儿童教育公平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也越来越高，家校互动成为协同育人关键环节。流动家长在家校互动中呈现显性参与与隐性失语并存的矛盾状态，显性参与体现为体力劳动投入、被动响应学校要求等表面行为，隐性失语则表现为教育话语权缺失、文化资本不足导致的实质性参与缺位。社会工作通过搭建沟通桥梁、赋能家长能力、整合多元资源等专业介入，有效破解这一困境。本文基于田野调查与实践案例，剖析二元现象的生成机制，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路径，为构建包容性家校互动机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流动家长；家校互动；显性参与；隐性失语

DOI：10.64216/3104-9702.25.08.049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约为7109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达1420万人^[1]，庞大的群体规模使流动家长家校互动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焦点。既有研究形成消极在场与被动缺席两种观点，但田野调查发现，流动家长的参与实践更为复杂，呈现缺席的在场特征——既主动投入身心参与学校事务，又在教育决策、智识贡献等核心环节保持沉默。这种显性参与与隐性失语的张力，既源于流动家长自身资源局限，也与学校互动机制的中产偏好密切相关。社会工作以系统视角和专业方法介入其中，为破解这一矛盾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结合浙江、广东等地案例，深入探析二元现象的深层逻辑与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路径。

1 流动家长家校互动的二元图景：显性参与与隐性失语的表现

1.1 显性参与的实践样态

流动家长的显性参与体现为对家校互动的积极投入，主要表现为三类行为。一是体力劳动型参与，在学校组织的校园美化、活动筹备等事务中，流动家长往往主动承担搬运、清洁等体力工作，成为学校事务的重要协助力量。浙江B县公办小学的田野调查显示，流动家长参与这类事务的积极性显著高于城市中产家长，他们将其视为支持孩子教育的直接方式。二是被动响应式参与，流动家长密切关注教师的各类要求，按时完成家长群通知、填写表格、参加家长会等规定动作，展现出对学校教育的高度认同。三是自我提升型参与，部分流动

家长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课堂、家庭教育讲座，试图学习城市教育理念和办法，以适应孩子的教育需求。这些显性参与行为背后，是流动家长对孩子阶层跃升的殷切期望，以及对城市教育体系的主动融入姿态。

1.2 隐性失语的深层表现

与显性参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动家长在核心教育环节的隐性失语。首先是教育话语权缺失，在家长会发言、课程设置建议、班级管理决策等需要表达见解的场景中，流动家长往往选择沉默，即便被询问也多以“听老师的，我们不懂”回应，将教育主导权完全让渡给教师。其次是知识贡献缺位，流动家长的农村生活经验、职业技能等本土知识，被学校教育体系视为非正规知识而排除在互动内容之外，导致他们在经验反哺层面处于失语状态。再次是沟通表达困境，由于文化水平、语言习惯、表达方式等差异，流动家长与教师、城市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难以有效传递自身教育诉求和孩子成长状况。一些积极参与家校互动的流动家长则面临着与教师及其他家长沟通不畅的难题^[2]。这种隐性失语并非自愿选择，而是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被动状态，使流动家长的参与停留在表面，无法实现真正的家校平等互动。

2 二元现象的生成机制：个体、结构与制度的三重维度

2.1 个体层面的资本局限

从个人主义诊断路径来看,流动家长的隐性失语与自身资本匮乏密切相关。经济资本方面,流动家长多从事长白班或两班倒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稳定,缺乏参与深度互动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文化资本方面,农村出身的流动家长缺乏城市教育体系认可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法,面对科学教养标准时产生强烈自卑感,主观上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不敢主动表达见解。社会资本方面,流动家长的社交网络多局限于同乡群体,缺乏与城市教育资源的有效链接,难以获取家校互动所需的信息和支持。三重资本的缺失,使流动家长即便有参与意愿,也难以突破显性参与的表层局限。

2.2 结构层面的排斥机制

结构主义批判路径揭示,家校互动机制的中产偏好是导致隐性失语的重要外部因素。学校主导的互动模式往往以城市中产家庭的生活节奏、教育理念为标准,形成对流动家长的选择性抑制。家委会等组织形式更适应中产家长的职业经历和参与方式,从事体力劳动的流动家长对此感到陌生;教师期望家长能够辅导孩子学业、参与课外拓展,但流动家长的工作性质和知识储备使其难以满足这些期望。与中产家庭相比,流动家长缺少与教师平等沟通和协商的知识与技能。因此,他们只能依赖教师^[3]。这种制度性排斥不仅否定了流动家长的参与能力,更强化了他们不合格家长的自我认知,促使其在核心教育环节主动退缩。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为理论视角,批判性地揭示了家校互动在制度规范、活动开展、微观互动等层面存在中产偏好^[4]。

2.3 互动层面的双重误识

流动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双重误识加剧了二元现象的形成。学校方面构建了互动主导者和科学教养权威的双重形象,将流动家长视为需要教育的对象,而非平等的互动主体,忽视了他们的参与诉求和本土知识价值。流动家长方面则存在三重误识:对家校互动目标的误识,将其等同于配合学校工作而非共同培育孩子;对自身能力的误识,过度低估自身经验和参与价值;对互动策略的误识,将沉默顺从视为最佳互动方式。这种双向误识导致家校互动陷入学校主导—家长顺从的单向模式,难以形成真正的平等对话。

3 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路径:从表面互动到深度参与

3.1 搭建沟通桥梁,破解失语困境

社会工作者以中立第三方身份介入,有效打破家校之间的沟通壁垒。在浙江某中学,驻校社工建立需求介入单机制,班主任发现家校沟通难题可及时提报,社工通过一对一沟通、家庭会谈等方式,帮助流动家长表达教育诉求。针对沟通障碍问题,社工采用翻译者角色,将教师的专业教育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同时将流动家长的本土经验整理提炼后传递给学校。广东的某实践中,社工为流动家长提供沟通技巧培训,教授如何清晰地表达孩子的成长状况和家庭困难,同时向教师普及流动人口的生活特点和沟通方式,双向提升沟通有效性。这些实践表明,社会工作者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破解隐性失语,使流动家长的声音被学校听见。

3.2 赋能家长能力,激活参与资本

社会工作通过精准赋能,提升流动家长的参与能力和资本存量。在能力建设方面,社工组织专题工作坊,内容涵盖家庭教育方法、城市教育规则、沟通表达技巧等,帮助流动家长弥补文化资本短板。浙江B县的社工针对流动家长的职业特点,设计碎片化学习模式,利用晚间、周末等零散时间开展培训,解决他们时间不足的难题。在资源链接方面,社工整合社区、企业等外部资源,为流动家长提供职业技能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改善其经济资本状况;搭建流动家长互助网络,促进经验分享和资源共享,丰富其社会资本。湖北某案例中,社工为聋哑流动家长链接手语翻译资源,教授孩子基础手语,同时协调用人单位调整工作班次,为家庭沟通创造条件,有效激活了特殊家庭的参与潜能。

3.3 重构互动机制,营造包容环境

社会工作者推动学校重构家校互动机制,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互动环境。在组织层面,协助学校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家委会,确保流动家长代表占有一定比例,保障其在决策环节的话语权。在活动设计层面,社工引导学校开发符合流动家长特点的互动形式,如将家长课堂与职业体验结合,邀请从事不同职业的流动家长分享工作经验,使他们的本土知识成为互动资源。浙江的某志愿队项目中,社工组织流动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社区敬老服务,在志愿服务中实现亲子共融与家校互动,这种实践型互动模式有效规避了语言表达的局限。在制度层面,社工推动学校建立显性参与+隐性贡献的评价机制,

将流动家长的体力支持、职业经验等纳入参与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参与标准。

3.4 构建支持网络, 强化系统支撑

社会工作者整合学校、家庭、社区、政府等多方资源, 构建家校社协同支持网络。广东构建 N+1+N 沙漏型机制, 以家庭教育指导站为核心平台, 向上链接团委、妇联、学校等资源, 向下为流动家庭提供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多元服务, 60 余个家庭从中受益。江苏等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建立驻校社工制度, 确保服务的专业性和持续性; 同时联动乡镇(街道)社工站, 将家校互动支持延伸至社区层面, 形成全域覆盖的服务网络。这种系统支持网络不仅为流动家长提供了直接帮助, 更营造了支持性的社会环境, 减少了他们的参与顾虑。

4 结论与展望

流动家家校互动中的显性参与与隐性失语, 是个体资本局限、结构排斥与制度误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本质是教育公平在微观互动层面的缺失。我们建议, 转变误识需要在家校互动实践中建立城市学校及教师与流动家长之间的承认关系^[5]。即承认流动家长参与家校互动的目标, 正视和倾听流动家长的需求^[6], 针对性地提供服务。社会工作以赋能个体、优化结构、重构制度为核心的介入路径, 有效破解了这一矛盾——通过沟通桥梁搭建, 使隐性失语转化为有效表达; 通过家长能力赋能, 使显性参与升华为深度参与; 通过互动机制重构, 使排斥环境转变为包容空间; 通过支持网络构建, 使单一互动拓展为系统协同。这些实践既提升了流动家长的家校互动质量, 也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微观实现。

未来, 社会工作介入需要在三方面持续深化: 一是加强精准化介入, 针对不同职业、文化水平的流动家长

设计差异化服务方案; 二是推动制度性嵌入, 将成熟的介入模式转化为学校常规工作机制, 确保服务的可持续性; 三是强化理论支撑, 结合文化资本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等, 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介入框架。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流动家长从表面在场到深度参与的转变, 构建起真正平等、包容、有效的家校互动关系, 为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 [1] 韩嘉玲, 张妍, 冯思澈, 等. 新形势下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趋势与挑战(2021—2022) [M] // 韩嘉玲.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1-25.
- [2] 李家成, 王娟, 陈忠贤, 等. 可怜天下父母心——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家长教育理解、教育期待与教育参与的调查报告[J]. 教育科学研究, 2015(1): 5-18.
- [3] LYU B, ZHONG C. Self-selection or Self-disqualification?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 Parents' Involvement Imaginaries in Home-school Inter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3, 122: 102266.
- [4] HUANG H, LIN X. Chinese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Class-based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2019, 44(4): 489-501.
- [5] 赵同友. 承认与关怀: 家长群体与学校教育关系的重建[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1): 143-152.
- [6] 吕珂漪, 钟程. 缺席的在场: 一项针对流动家长参与家校互动的田野考察[J]. 教育学报, 2025, 21(06): 136-150.